

出版说明

《漂流瓶丛书》旨在向少年儿童读者推介世界各国近期出版的儿童文学佳作。明天出版社合同有关专家经过反复遴选,向作品的著作权人取得授权,于是有了这套奉献给中国少年儿童朋友的精美礼物。

《漂流瓶丛书》包括《外国少年小学精品译丛》、《外国童话精品译丛》、《外国科幻小说精品译丛》等系列。我们将随时关注国外儿童文学创作界和图书出版界的动态,及时把那些思想性、艺术性较强的作品选入丛书当中。

星期五下午

“坟地？你一定是在骗人。”

“不骗你，我是认真的。”

“是在晚上吗？”

“当然了。你看怎么样？”

“但到那儿去找什么呢，约翰？”

“不找什么，卡伦。我只是想去看看而已。那儿也许根本就没有坟地，可是它却值得我们去瞧一瞧。再说，总得有点儿什么事干。也许这样会使你的心情好一些的，因为……”

“我们好像需要有点事做，整个一夏天的时间都是属于我们的。暑假才刚刚开始几个小时嘛。”

“但这会使我们开个好头的，你知道吗？”

“甭管怎么说，你在什么地方听到坟地的事儿的？”

“你还记得上几个礼拜我下工夫读的那门历史自修课吗？关于印第安战争之类的事情那一门？”

“是啊，我记得，很有意思。”

“呃，我喜欢那门课。不管怎样，按我从图书馆的当地历史档案里发现的一本书上所说的，就在酋长岛——俗称酋长黄头岛——那上面就有一个古老的坟地，印第安人的头儿们死后都埋葬在那儿。不过，谁知道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甚至连我的历史老师也不知道这件事。图书馆管理员岁数大得和这个岛差不多，连她也从没听说过这件事。所以我想把它弄清楚。假如那儿有坟地，我可以据此再搞一个计划。”

我哥哥有时真让人讨厌。正当你开始要轻松时，他会突然迸出一个愚蠢的念头、一个计划，把整个情绪都弄得一塌糊涂。正是因为他热衷于某件事，他就期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兴奋。

“那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去呢？”

约翰一边说，一边伸出一个个手指头。“第一，爸爸不会让我们去。他会问我们乘划艇到哪儿去。第二，据我告诉你的那本书上说，那个地方是印第安人的圣地，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们到那儿去。第三，在晚上去更加有趣。我打算再去倒点儿柠檬水。

你要一点儿吗，卡伦？”

“啊，好吧。”

听到纱门砰的一声关上时，我转过身来，向位于院子另一头的我们那座房子望去。房子是二层楼，用深红色的砖砌成，高屋顶，山墙尖陡，上面耸立着许多尖木楔。山墙上还有许多奇异的木工雕刻，妈妈称之为华而不实的东西。

我的有些朋友说我们的房子令人毛骨悚然，就像小说或者电影里的那些房子，像一只站在小山上俯视着人们的乌鸦。可是我却不这样认为。我喜欢它。它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再说，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和爸爸就不停地下工夫对它进行装修，使之现代化。

我转过身来，用前臂拄着头。这一天我真正想要去做的是，像约翰讲这个坟地故事以前我所常做的那样，手脚伸展着躺在码头上晒晒太阳。我已经穿上了我好不容易央求妈妈给我买的那套奥林匹克金牌游泳衣。我的心情很愉快，学期终于结束了——我原以为通过八年级的期末考试，一定会使我心力衰竭、精神崩溃的——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上课，斯托克提早让我们放了学。所以我径直跑回家来，穿上了我的游泳衣，躺在码头上。约翰一回到家里——他上九年级——我们马上就去游泳。

躺在那儿真舒服，让灼热的阳光蒸发掉我皮肤上

的水珠。我可以感觉到身下那粗糙、发热的木板以及木板下轻轻地冲击着码头小屋的水流。一阵微风从俯向水面的那株大垂柳上呼哨而过。我觉得自己好像能长眠不醒。

我抬头向绿色的湖水望去。太阳的倒影在水面上跳动着，照得我睁不开眼。酋长岛横卧在那儿，离湖岸一英里左右，黑黢黢的，神秘莫测。我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岛，我也不知道什么人曾经去过。它是湖那面拉马·雷瑟夫的一部分，印第安人并不喜欢人们到那儿去。奥莱里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现在约翰想要去那儿，还是在夜里，去探索一个坟地。要是你问我的话，我想，这简直毫无道理。

我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我有一点儿好奇。约翰实在是机智精明，他对任何事情都是那么高度兴奋，他也会使你有点儿兴奋起来。我又用双手捧住头，闭上了眼睛。我开始想像着晚上坟地里的情景——也就是你在恐怖电影中所看到的那种。许多倾倒、毁坏的墓碑，在月光下白晃晃的。在你走过时，高高的荒草和荆棘发出沙沙的响声，而且还会缠你的腿。坟地周围光秃秃的树木歪歪斜斜。月光把树枝弯弯曲曲的阴影投射到墓碑上。每一块墓碑前面有一道漆黑的阴影，仿佛泉水倾泻在了冰冷的土地上。

下面什么地方躺着一具死尸，扭曲的白骨上肉都

腐烂碎裂了。一具尸体开始移动。

“喂，拿着这个。”

我尖叫一声跳了起来。约翰站在我身旁，递过来一杯柠檬水。

“天哪，约翰！你可吓死我了！”

“对不起，”他看着杯子说，“这种柠檬水对我来说似乎并不可怕。”

“哈，哈，太可笑了。”我依然在颤抖，我又在码头上坐下来，设法使我的手稳定些，伸手去接那凉冰冰的杯子。我喝了一大口。酸甜的柠檬水使我的嗓子感到疼痛。

约翰背朝着我坐在码头的边缘，他的双脚在水中摆动着。他长得很瘦——我可以看清他的肋骨，而且他脊柱上的所有骨头也都很突出。虽然他只比我大两岁，他可比我高好多，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我的那些女朋友认为约翰是招人喜爱的。要不是他嘴里的牙齿上挂着一个约值八英镑的钢丝套，她们或许是对的。两年以前，他不得不戴上那种套在头上并紧抵在牙套上的金属环。后来，金属环换成了橡皮圈。每当他笑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有人在他牙齿上做翻线绳游戏似的。现在他只戴夹在牙齿上的钢丝套了。

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我知道大多数少年与他们的兄弟姊妹相处得并不好，可是约翰和我相处得很好。

我们有时也打架，自然，大多是由于他说我“女孩子气”。不过我们十分亲密，而且我们一起干过很多事。我想这也就是他把坟地这件事告诉我的原因。这一次，我倒希望他把这件事告诉别的什么人。

“嘿，”我头脑中突然闪现出一种新的想法，也许我还能摆脱开这件事。“为什么你不找你的那个朋友——韦尔德，他叫什么名字？不是他应该在坟地之类的事情上有经验吗？”

“诺阿。”

“什么？”

“他的名字叫韦尔德·诺阿。可他不是我的朋友——他只是和我同班。我们不太熟。”

“噢。”

我确实并不相信关于鬼魂、妖怪、女巫和狼人的那些事情。可是，不管怎么说，它们还是使我害怕。恐怖电影使我毛骨悚然，看这种电影的一半时间我都是藏在座位后面的，尤其是关于吸血鬼的那些电影。约翰嘲笑这些东西，也嘲笑我。他对那些看不到、听不到或者不能写成报道登报的东西都不相信。

所以在夜晚到一个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去的岛上去探索被禁止入内的坟地，对他来说，无非是一种消遣。

“呃，怎么样，卡伦？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去？”

我想说不，可是我又有点儿好奇。而且正像我所说过的，约翰有一种使你对一些事情感到兴奋起来的本领。

“我不知道。我要好好想一想。要是妈妈和爸爸发现了，他们会非常恼火的。”

“他们不会发现的。我们要在他们睡觉以后才离开。再说，无论如何我们要在午夜以后才去。今天晚上有月亮。”

在他把手里的空杯子放到码头的木板子上时，杯子中的冰块丁当作响。然后他站了起来，一头扎进了湖水中。他浮出水面后，仰面躺着，一面摆动双臂，一面像一头海豹一样发出吠叫声。

“怎么样，卡伦？”他在叫声中大声喊道。

“啊，好吧，”我回答说，“也许我会走运，而你会迷路的，我会把你扔在那儿呆一夏天的。”

我尽力想笑出声来，可就是笑不出来。

星期五下午和傍晚

在晒过太阳并且游过几次泳以后，我走进了房中。我听到爸爸的书房中飘来了古典音乐的声音，所以我想到那里去看看他在干什么。

我爸爸的书房位于这座房子的前面，从书房里可以越过草坪看到高高的雪松树篱，由于雪松树篱的遮掩，人们从街上看不到我们的房子。书房有很多窗户，四面墙上都是书架，书架上塞满了我爸爸喜欢的各种内容乏味无聊的书籍——有哲学的、宗教的，还有历史和诗歌的。他也有一点儿小说。那些书架都是供他自己用的。

我爸爸坐在凳子上，身子伏在那张挺大的画案上。他是一位漫画家，他的漫画一般都刊登在加拿大

和美国的一些杂志上。他也为孩子们画一些连环画册。他的所有工作都在家中做，只是把画稿寄给杂志社。他每年要外出旅行两三次，每次有几天的时间——正像下个星期日那样，他和妈妈一早就要飞往温哥华去，在那儿呆几天，参加一个什么漫画家的会议。不管那是什么吧，也许他们都围坐在一起出怪相说笑话。

我喜欢爸爸始终在我身旁。甚至我在学校上课时，我也喜欢知道他在家里工作、做家务事或是做饭。

“喂，爸爸，”我说道。

他转过身来。他身穿短裤和一件奥莱里亚天主教青年会衬衫，光脚穿着他所喜爱的那双皮凉鞋。他手中拿着一支用秃了的炭棒，他的手指都被染黑了。尽管炭棒是老式的，可是他喜欢用它画画。

从某种程度上说，你不会料到像我爸爸那样的人会是一个艺术家。他块头不大，可是他身体结实得像一个举重运动员。他在大学里曾经是一名摔跤手，而且他还是我们家附近的天主教青年会的会员，并且一个礼拜到那里去两次。有时候我想他看起来像他那些漫画中的人物——一个表情和善、圆脸膛、留着红色短发、满脸都是雀斑的家伙。

“喂，卡伦。游泳游得怎么样？”

“棒极了，水很好。”

我向他走过去，爬到他的膝上——这很不容易，因为他坐的凳子比普通的椅子高。他伸出一只胳膊搂住我，把我抱紧。我们谈了一会儿他所画的漫画丛书。这套书讲的是几百年以前的一个小胖子魔术师的故事。他是一个了不起的魔术师，可是他一直住在一个洞穴里，因为他害怕从洞里出来。他认为假如他走出来的话，就会失去他的一切魔力。爸爸的画案上有一张被分成一些方块的大纸，上面的大部分方格里都画满了这位魔术师的素描。

“你知道，你再坐在我膝上那就显得太大了，”他笑道，“纵然你比其他孩子们小一岁，现在你毕竟也是一个八年级毕业生了。”

爸爸指的是几年以前我曾经跳了一级。

“一旦你开始到奥莱里亚区高等专科学校上学的时候，再让人抱着你，那可就过于骄纵了。”

奥莱里亚区高等专科学校位于离我们家五个街区的山上。O.D. 就代表奥莱里亚高等专科学校，而这是“奥莱里亚区高等专科及职业专科学校”的简称，按照约翰的说法，这是加拿大或全世界的高等学校里名字最长、最笨的一所学校。

“你希望上高等学校吗？”

我拿起一个他用来把纸固定在桌子上的夹子，在

我的手上转来转去。

“呃……有点儿。”

“‘有点儿’，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巴不得早点儿离开希尔克雷斯特呢。”

“我不知道，爸爸。我有点儿害怕，你知道吗？奥莱里亚区高等学校有很多孩子，我几乎一个也不认识，而且那儿的老师，我也没有认识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点儿害怕并不是什么坏事，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你生活中的一个转折，你明白吗？你正在变得成熟起来。”

是的，我想，的确如此，但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我们班上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月经，而只有我却依然在等待着，犹如在一场棒球赛中最后一名尚未被挑选上场的孩子一样。至少她们都说自己已经有了月经。从圣诞节以来我一直装着我也有了的样子。然而这整个过程中我倒有点儿希望我永远不来月经才好呢。

我把夹子扔回到画案子上，它刚好落在了那个小魔术师的鼻子尖上。

“所以说，这个夏天就是你少儿时代和你青春期之间的某种转变时期，”爸爸继续说道，“这只是发育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

我开始去扯他那粗胳膊上的长长的红色汗毛——

这是一种从我……呃……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就已经形成的习惯。

“爸爸，我……有时，您是不是曾经觉得好像自己不愿意长大？”

他沉默了一会儿。“是啊。不过对我来说，情况有点儿不同。我已经长大了。可是有时候我仍希望我能使钟表停下来。后来我有了你和约翰永远在我身边，还有你母亲，而我不会老的。”

他所说的话使我感到好过了一点儿。可是后来他又开始说起来：

“我想，可能你有这种感觉的部分原因与肯尼有关，是不是？”

他的话使我感到十分不舒服。“您这是什么意思？”

“呃，我认为你依然没有真正面对肯尼已经去世的事实。可能那就是你为什么不愿意长大的原因，因为长大就意味着超过了他。那有意义吗？”

我很后悔我引起了这个话题。我不想再谈这件事。

“爸爸，我想我会……”

“卡伦，迟早你要去面对这一事实的。这件事差不多过去快两年了。”

我从他膝上跳下来，从屋里跑了出去。

那天晚上，晚饭后，我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我的房间位于二楼的后半部。我房间里最好的东西是东墙上的那扇大凸窗。从这扇窗户里望出去，透过两棵大枫树，越过院子便可看到湖水。厚厚的蓝色窗帘是我祖母做的，自从她卖掉她的宅子搬进希尔克雷斯特住处直到她患病这段时间，这间屋里挂的就是这些窗帘。窗户前面有一串风铃悬挂在高高的天花板上。

即使在阴天的时候，这个房间里光线也很充足，特别是自从我把那个带镜子的衣橱放到盥洗室门旁、正冲着窗户的墙上之后，光线会从镜子上反射进屋中。

我的水床靠南墙放着，正对着通往楼梯走廊的门。水床的框子是用松木做的，在制做的时候，上面就覆上了一条蓝色的床单。我的松木写字台放在通往走廊的屋门旁边，上面有一盏陶瓷台灯。在写字台和床之间的硬木地板上，满满当当地铺了一块波斯地毯。

四面墙上贴着老式的花纹图案壁纸。在我的写字台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些家庭成员的照片，照片都镶嵌在旧木镜框里——两套照片里有祖父母的、我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照片以及约翰、肯尼和我在爱德华王子岛防波堤上的照片。

我喜欢我的房间，并在这儿不受任何干扰地消磨很多时光。

我关上房门，插上插销把门锁上。我把椅子从写字台跟前拉到那个可以进去人的大衣橱前，打开橱门，把椅子放了进去。然后我爬到椅子上，伸手从架子上把那个秘密匣子举了下来。

我把匣子拿到写字台跟前放下，然后把椅子拉了回来。我又走到水床跟前跪下来，从水床木框的一个角上把手伸到床下。两块木头的结合处有一个小架子。我用手在那儿摸到了钥匙。

这是匣子上的那把大锁的钥匙。匣子大约有一英尺半见方，是木质的，木头盖上包着铜，上面雕刻着一些星星以及天蝎座、巨蟹座和大熊座等星象符号。锁的正下方是一幅画有双子座和一对双胞胎的大图画。

我打开匣子，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东西一个一个拿出来。我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有这些东西。匣子里的东西有：一个红、白、蓝条纹相间的橡皮球，上面的白色条纹上用蓝墨水印着肯尼的名字；一个大白塑料玩具飞机，机头上拴着一条黄色拉绳，从地板上拉着它走时，它便发出“丁当丁当”的响声，同时里面那个飞行员的头还来回转动，飞行员身穿蓝衣服，头戴蓝帽子；一把用衣架和粗橡皮筋做的弹弓；一块

带粗链子的金黄色怀表，表盘上有罗马数字，可是没有表针；两个粉红色的滑板轮子和一块破裂的彩色木块；最后，是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小男孩站在我们院子里的码头上，双手抓着一根绳子。他穿着一条双膝有洞的裤子和一件希尔克雷斯T恤衫，他脚上的那双穿破的跑鞋连鞋带也没有。由于绳子头上的那支大镖头的重量，他的整个身子向一旁倾斜着。这个男孩子脸上笑嘻嘻的，两眼放光。他长着一头红发，绿眼睛，胖脸蛋上有雀斑。他是我的兄弟，我的孪生兄弟。

无论什么时候我从匣子里拿出这些东西，我都是期望着我心中那个巨大的“空洞”不再使我难过，但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

我把这些东西放回匣子里，把盒子锁上，并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藏好。然后我又把钥匙藏了起来。我把收音机闹钟定到午夜12点，并且把音量放低。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又把蜂音器打到“开”的位置上。

我换上睡衣裤，躺到床上，可是我却久久没有入睡。

这是因为脑海里开始出现一幅图像。我想极力摆脱它，可就是办不到，办不到。所以我放弃了努力，任其扩展起来。